

世界名家素描全集

21

林瑞蕉編審

摩 洛

MOREAU





2. 波格吉 (Villa Borghese) 別墅

1858年 28×44cm 水彩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本素描是羅馬名門波格吉家的別墅，是摩洛哥在義大利旅行中所描繪的水彩畫。畫面上顯出一種易令人聯想到風景畫家柯洛的柔和色調，但是若仔細加以觀察，就可知柯洛的繪畫方式，對自然風景較忠實，摩洛哥作畫則有意識地排除由光線轉移到陰影部分的中間地帶。由此可知，顯然摩洛哥厭惡自然的光線。故畫面上波格吉家的庭園，並非原封不動地被忠實描繪出來，而是透過摩洛哥感受性的過濾，來形成摩洛哥特有的光與影。

1. 翡冷翠的風光

1858年 21.5×28cm 水彩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1857年至59年期間，摩洛哥曾經到義大利旅行，而在羅馬、翡冷翠、威尼斯、那不勒斯等地逗留過。在本素描的畫面上，畫有聖·羅倫斯聖堂與聖·瑪利亞·德爾·菲奧列大聖堂的圓形屋頂，是一幅典型的翡冷翠風景畫。

雖然皮爾·路易·馬屈批評本素描多少模仿安格爾作畫的視點，但是在畫面中間，有一條道路將畫面分為上下兩部分，並明確畫分畫面的明與暗，道路上還隱約可見有人在走動；這種畫法，已經象徵性地表現出摩洛哥繪畫的本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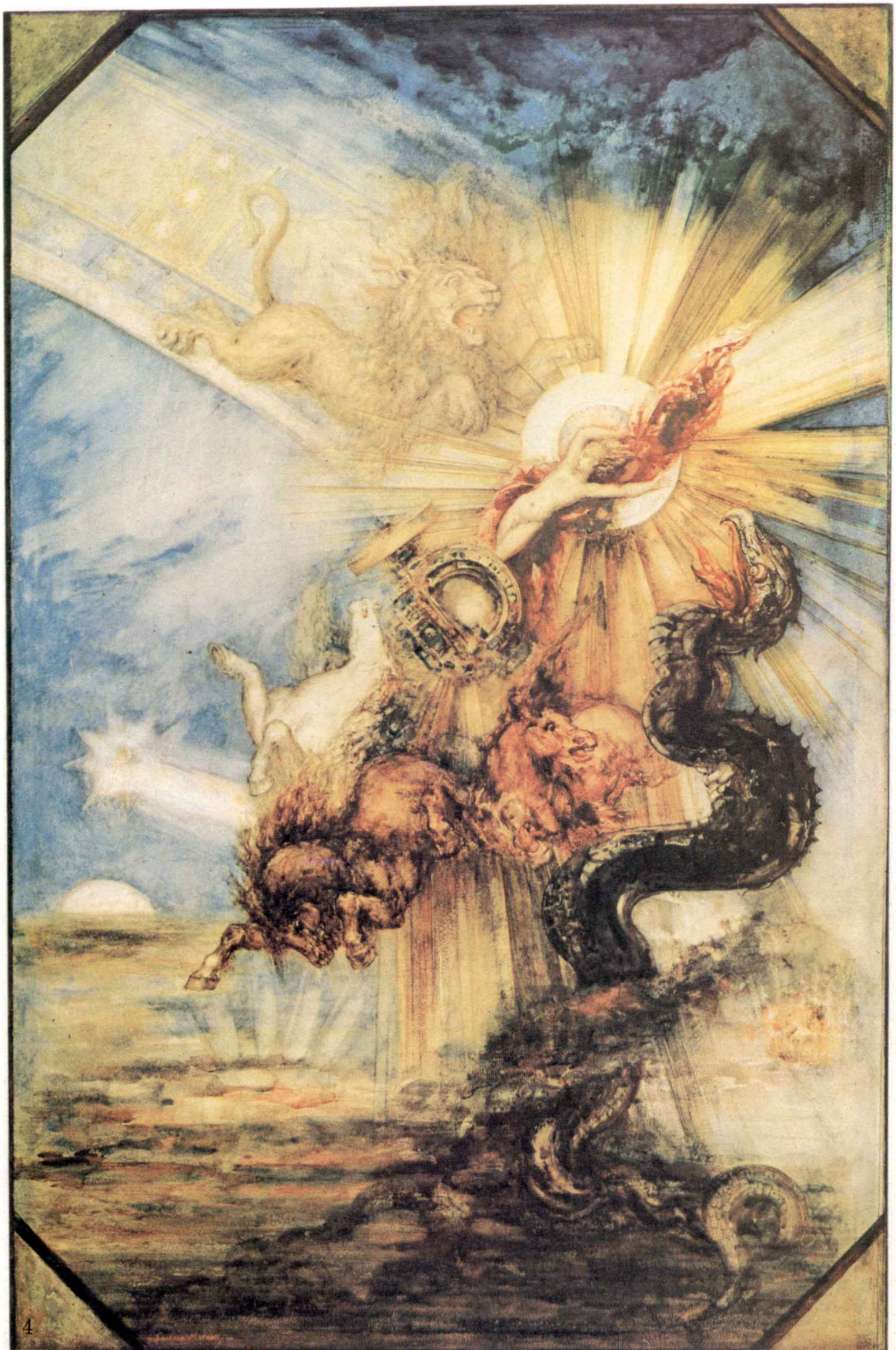


3. 出現

1876年 105×72cm 水彩 Musée du Louvre, Paris

摩洛哥從新約聖經中的莎樂美傳說，引用了兩個主題，一個是「跳舞中的莎樂美」，一個是「出現」。前者古來的畫家們已畫了不少；而後者為約

翰之首的幻影出現，是摩洛哥的獨創。由於摩洛哥有意將美提昇為戰慄，所以這種畫的出現乃是必然的結果。畫中的希律王、王后和侍女、刑吏，都沒有看到幻影，唯有莎樂美一人看到。而且從視線的角度來說，似乎約翰的眼光已足以貫穿莎樂美的眼睛（參照插圖7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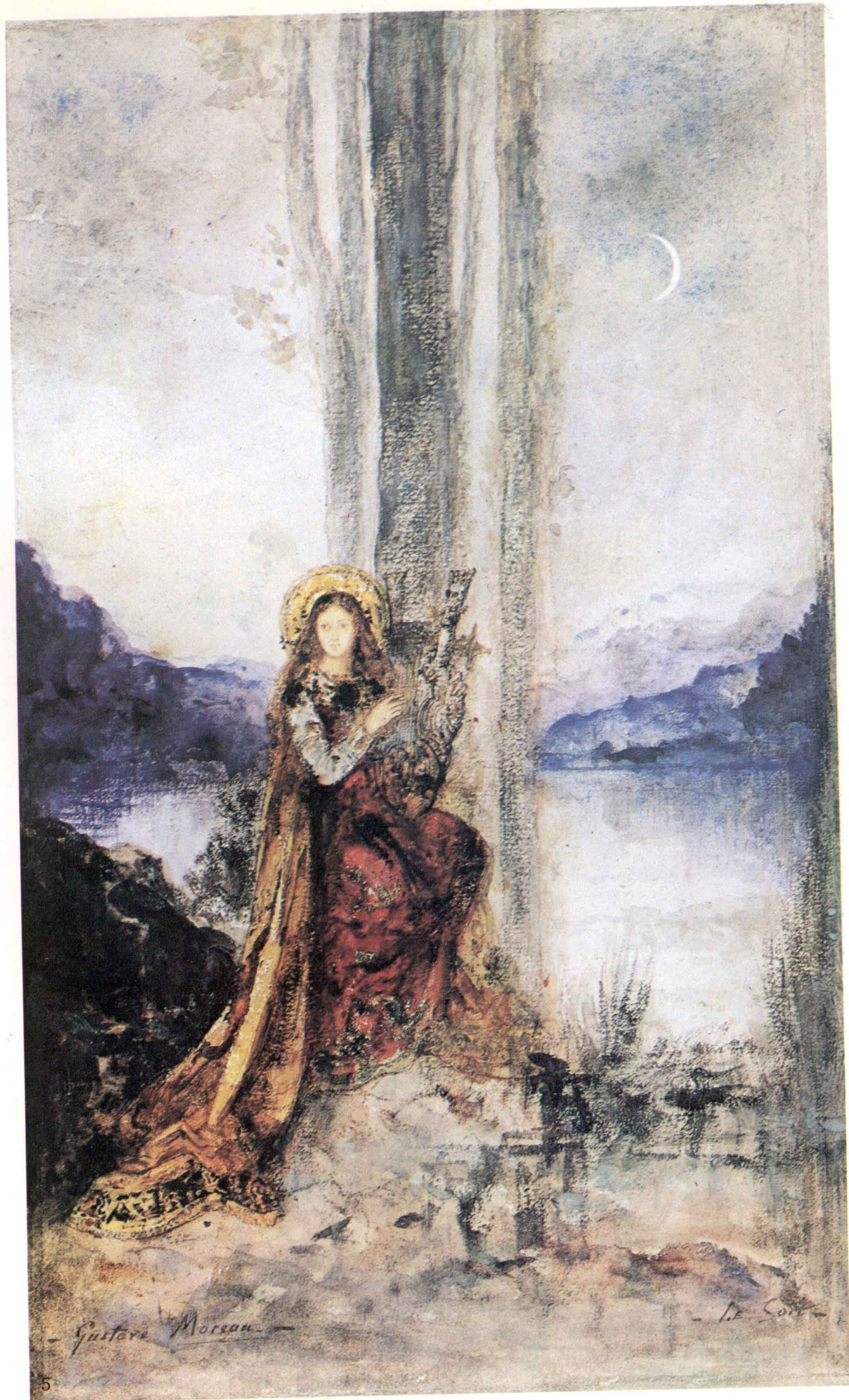
4. 法也頓

1878年 99×65cm 水彩 加上白色顏料與假漆
Musée du Louvre, Paris

太陽之子法也頓有一天駕駛著太陽車，差一點就燒毀了宇宙，結果引起尤比特的憤怒，而遭到雷擊。摩洛用水彩將這個故事畫在大約一公尺四方的

畫面上，可能是受到所尊敬的老師德拉克洛瓦的羅浮宮天井壁畫的刺激，而作的畫。所以畫出來的畫，多少與德拉克洛瓦的畫有類似之處。

畫面上的法也頓遭到太陽獸獅子，及冥界獸大莽蛇的夾擊，因而漸漸消失其踪影。





6. 雅各與天使們

30×23cm 水彩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一般被稱為「雅各之夢」的故事，是敘述雅各離開伯西巴 (Beersheba) 前往哈蘭 (Harrna) 時，有一天晚上作了一個夢，夢中他看見一個梯子豎立在地上，上端直達到上天，天使們正由梯子上上下下着。後來，主便賜給雅各曾經在夢中睡過的那塊土地。

畫面上出現的天使，和「黃昏之歌」畫中的三個人一樣，浮遊在剛睡醒的雅各面前。用三原色畫成的天使，和處於黑暗中的雅各完全不同，三個人物顯得十分鮮明，很恰當地表現出幻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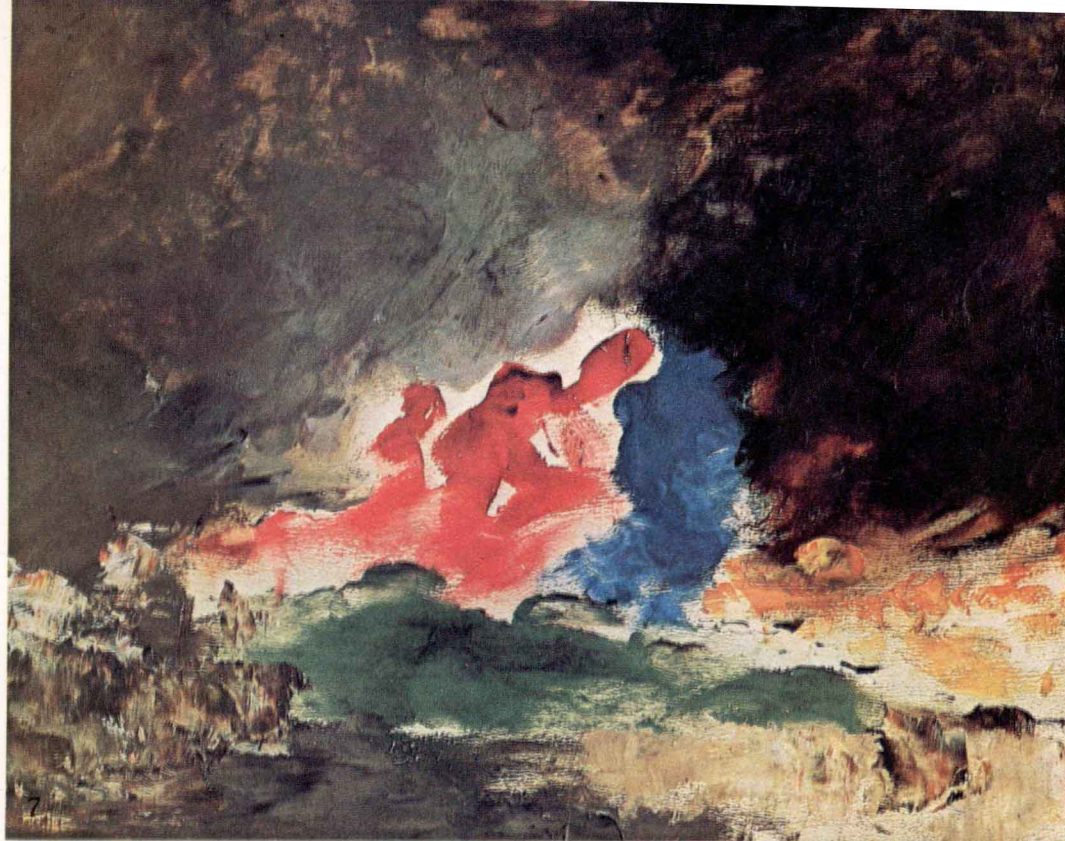
5. 日暮

1887年 39×24cm 水彩 Clemeno-Museum, Neuss

由於摩洛儘量避免明亮的陽光，所以很喜歡畫晚上或黃昏時刻的風景畫。在本作品的畫面上，出現了山間的湖水，天空上有娥眉形的月亮，四周為藍色的大氣所籠罩着，畫面中央，則站立着一個手持豎琴的女人。

因為摩洛在他的另一幅作品「阿拉伯的詩人」畫中，在畫面上為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，並曾經警告欣賞者勿將之視為女人，所以本素描中的人物，也許是 Orpheus。

詩人和樹木是一體的，歌唱的曲調垂直地向天空上升。



8. 水邊

27×37cm 水彩 Musée Moreau, Paris

摩洛所畫的女性，多少都和水、血液有連帶關係。除此幅畫外，他曾經畫過 Narcissus、葛莉芬、基麥勒、莎樂美及加拉蒂亞等人，以及威尼斯的水。因為，與其說女人是固體，不如說她是液體，不受任何的束縛，永遠是開放的，誰都無法捕捉到她。

本素描還未畫時，畫面上什麼都沒有，接着畫上藍色來表示無；再多畫幾筆藍色，就有了深度。由水中出現如維納斯般的女性——紅色，因為水是靜止的，所以這紅色就像是回音般，呼喚着紅色。於是，振翅的自我開始和靜止着的自我交談。

7. 寫生畫G

1890年代 21.4×27cm 油彩，畫在木板上
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摩洛所畫的水彩畫，常一半是抽象一半是具像，因為他畫在畫面上的紅色，有時是畫人體，有時則畫人物的衣裳。因此，本素描往往令人不得不推想成一個蠕動的肉體，至少，畫的是一個有機體。

從摩洛在畫面上的筆觸加以判斷，紅色是朝向帶有寒意的青藍色前進的，且帶有速度感。圍繞着這鮮明兩色的明與暗、畫刀的痕跡、刷毛的折痕和點畫等，也許可說是色彩正直接與我們交談的畫法。只用色彩，便將對象物表出。



9



10. 伽紐米德

24×35cm 水彩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本素描是根據神話裏的一個傳說作主題的。美少年伽紐米德正在牧羊，忽然間，變身為驚鷹的尤比特 (Jupiter) 從天上飛舞下來，將這個美少年掠奪到天上去，要他服侍眾神的宴席。畫面上的對象物，就是摩洛最喜愛的戰鬥場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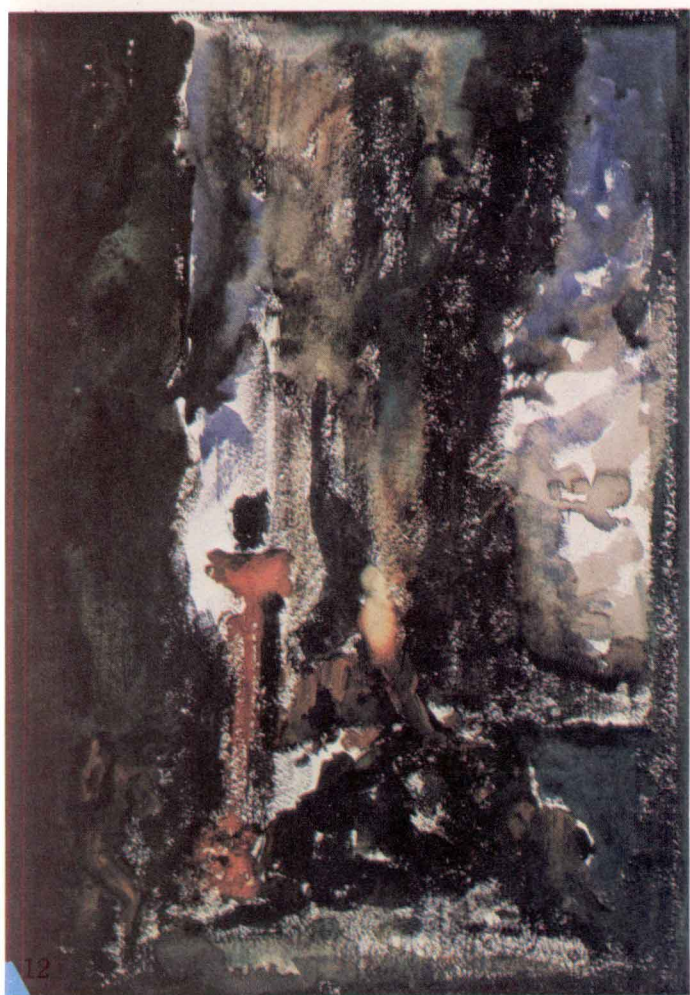
他在畫面上所畫的黑色部分，充分收到了傳說中的悲劇性效果。畫中的伽紐米德人物像，尚未固定；右方黑暗中，還添加了一些紅色，借以傳達這個故事的不吉祥印象。畫面的地上和天空有白色部分，象徵着不久就要被掠奪到天上去的伽紐米德的命運。

9. 蜻蜓為繪製基麥勒的習作

22×33cm 水彩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在這幅畫裏，虛構成可怕怪物的基麥勒，變成可憐的蜻蜓了，牠背着一個少女，在水邊飛翔着。

綠色的水是本作品的主色調，草、水面、天空、蜻蜓的翅膀和胴體，都塗過一層綠色。由於畫面幾乎都使用了水彩的暈色技法，所以有清淡而即興的逸趣。和另一幅作品「伽紐米德」的黯然神傷悲劇性畫面，成—很好的對照。背上的少女愛慕着基麥勒，基麥勒也不厭煩這位少女愛牠的份量，願意背負着她，逍遙自在地飛行。像這樣的畫面，確實足以令人發出微笑。



11. 破爛的豎琴

1895~97年 37×25cm 水彩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本素描是摩洛哥從1895年至1897年所繪製的水彩畫之一，但是從畫面上，我們却已經可以感覺到摩洛哥晚年畫風半具象半抽象的傾向。本作品的圖案，與「神秘的花」十分類似。畫面上方，還露出一個人物的臉部。畫面上所表達的，到底是要將象徵着Orpheus的豎琴變成花，或是要將花變成豎琴，不太清楚。總之，畫中沼澤地帶花狀的對象物（Object），是浮在空中的。畫面上，縱橫着摩洛哥大膽且強而有力的筆觸。同時，天使的雙翼與植物的葉子交錯着，似乎在暗示雖然豎琴已經破爛，但是詩人的靈魂却是永不滅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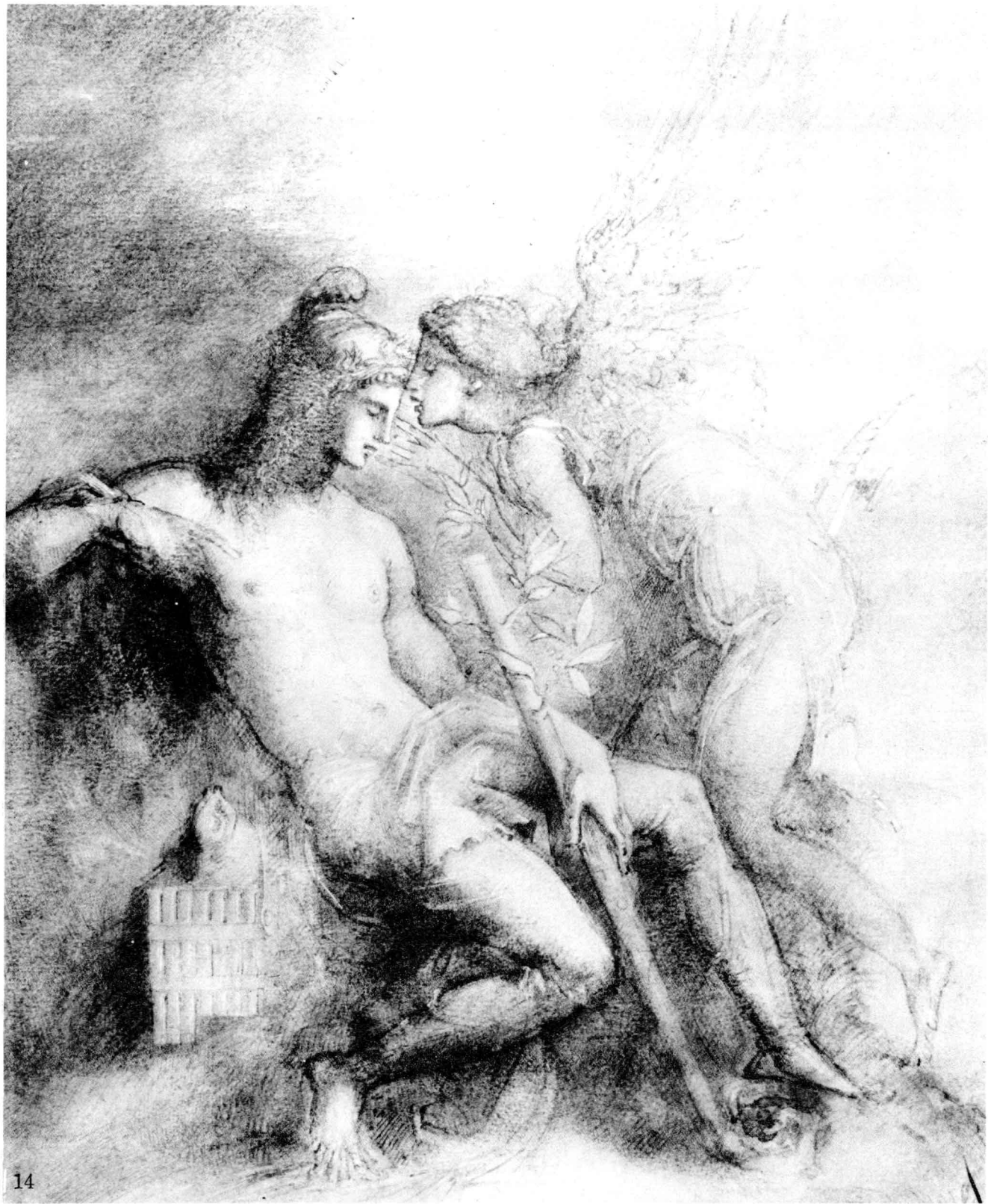
12. 旅途中的 Oidipous

35×25cm 水彩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本素描所畫的，是Oidipous如影像般的背影，及跟隨在他背後，背負着行李的侍從兩人。只是侍從是正在步行的姿態，Oidipous則是止步仰望遠方的姿態。摩洛哥在這幅畫裏，似乎想用強烈的色彩，來表現某一種情感。

像這樣的畫面，的確足以魅惑Tachisme系統的畫家。畫中未着色的地面，散發着比着了顏色的地面更生動的效果。或許，畫面上的Oidipous正在觀望他的敵手人面獅身獸，果然，畫面遠處高高浮現着一隻長了翅膀的怪物。





14. 海希奧德 (Hesiodos) 與繆斯

1858年 37.7×29cm 黑粉筆、鋼筆、褐色墨水 Galerie Nationale du Canada, Ottawa

海希奧德是以「神統記」一詩篇而聞名的希臘詩人。在畫中，他正一心一意聆聽從奧林帕斯山飛來，打扮成年青牧羊人的繆斯。畫中繆斯的雙翼，還在微微顫動着。

摩洛在銳利的輪廓線上，又連接上白色的影線，使得畫面上的人體略帶圓形，呈現出立體感來。畫上的繆斯因為畫上了很多白色的線影，所以使畫面傳達出一種動態感。這是屬於摩洛早期素描的代表作品之一。

13. 達莉拉

25×18cm 水彩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女人永遠是達莉拉，這是世紀末象徵主義對女人的宿命思想。但是本作品却是摩洛所描繪的達莉拉當中，最美妙且楚楚可愛的娼婦。

最初，摩洛一定是意圖要畫達莉拉的普通立像。但是在這幅作品裏的達莉拉，上半身似乎已有意識地與下半身連接起來，因此她的手腕與腿部看起來却是支離破碎的，如同一個破壞了的木偶般。不過，這樣破爛不堪的木偶風情，似乎反而令人覺得充滿着色情的挑撥性 (Erotic)。



16. 寶加

1859年 15.3×9cm 蠟筆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1859年3月，摩洛與寶加一起去義大利旅行。此時，摩洛已學會被認為是安格爾的魔力，即文藝復興傳統的硬板式素描，而為同行的寶加作了兩幅肖像畫。

其中的這一幅，就是描繪年僅十六歲的「年輕弟子」寶加，正在翡冷翠的烏菲茲畫廊，欣賞一幅畫時的側面像。摩洛將寶加的表情表現得十分生動，畫中的寶加不但露出驚嘆的眼神，似乎連嘴巴也吐出驚嘆的氣息。

17. 莎樂美

1872~75年 45.8×21.8cm 鉛筆，鋼筆，透明紙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本素描是已為A·哈馬所收藏的摩洛作品「在希律王前跳舞的莎樂美」的習作之一。這種描繪方法，很適合於描繪秘密儀式的情景，畫中的人物姿勢是面向一旁，兩手的動作却很像巫女。

起初，摩洛是讓莎樂美的模特兒雙腳着地的，但是經過畫了又畫的莎樂美形態，雙腳却已經完全從地面浮起來。結果，模特兒的臉部及肉體，也漸漸消失其固有的形姿。最後，摩洛運用對對象作有意識的變形的方法，創造了他自己的莎樂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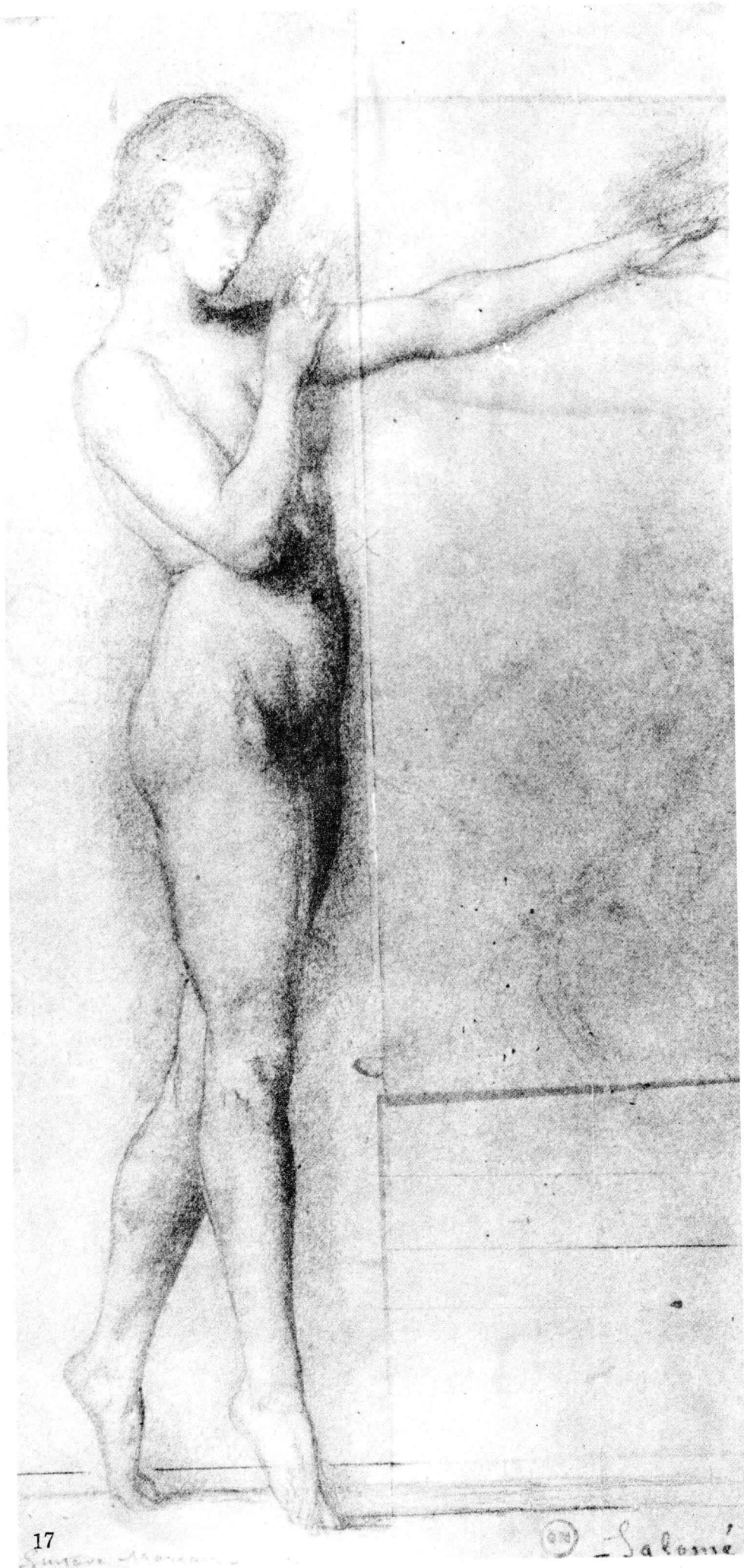


15. 查塞利奧 (Chasseriau)

1856年代 11×8cm 蠟筆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摩洛所尊敬的老師狄奧多爾·查塞利奧 (Théodore Chasseriau)，在1856年，就以三十七歲的壯年去世了。摩洛這裏所畫的，是臨死前的查塞利奧肖像。畫中，查塞利奧已幾乎沒有頭髮，似乎比他的實際年齡老得多。

摩洛非常尊敬這位年僅較他長七歲的查塞利奧，有一段時期，兩人曾一起住在弗洛西街。所以本素描雖然畫得簡潔，却能充分表現出其師的真面目，具有一種愛好打扮的紳士風格。





18. 人面獅身獸

1860年 29×13.5cm 銅筆，褐色淡影
Fondation Wildenstein, Paris

摩洛哥的成名作品「Oedipous 與人面獅人獸」，畫中的人面獅身獸是一側面像。摩洛哥可能是從安格爾的同主題作品得到暗示而繪製的。本素描中的人

面獅身獸，也是坐在岩石上的側面像，高高的岩壁配上低平的海面，這樣的構圖，乃是要強調犧牲者墜落的戲劇性。而且犧牲者的姿態，也特別下工夫改變成各式樣的角度，乍看竟似螺旋狀的構圖（參照插圖10）



19. 聖蓋奧基斯 (Georgios)

1869年 28×18.5cm 素描，加金色顏料

Fondation Wildenstein, Paris

作者有意加上金色顏料，借以強調畫面的氣氛。由於本素描是1869年代繪製的，所以應是摩洛中期的作品。對摩洛而言，這樣的作品很少，在他

遺留下來的七千幅素描裏，像這幅根據傳統題材所作的畫，不過只是一個研究古典藝術的例子而已。

倘若畫的是水彩畫，摩洛就會利用中世紀的細密風格而塗上顏色，來呈現出一種風趣完全不同的畫風，使色彩在本質上伴同動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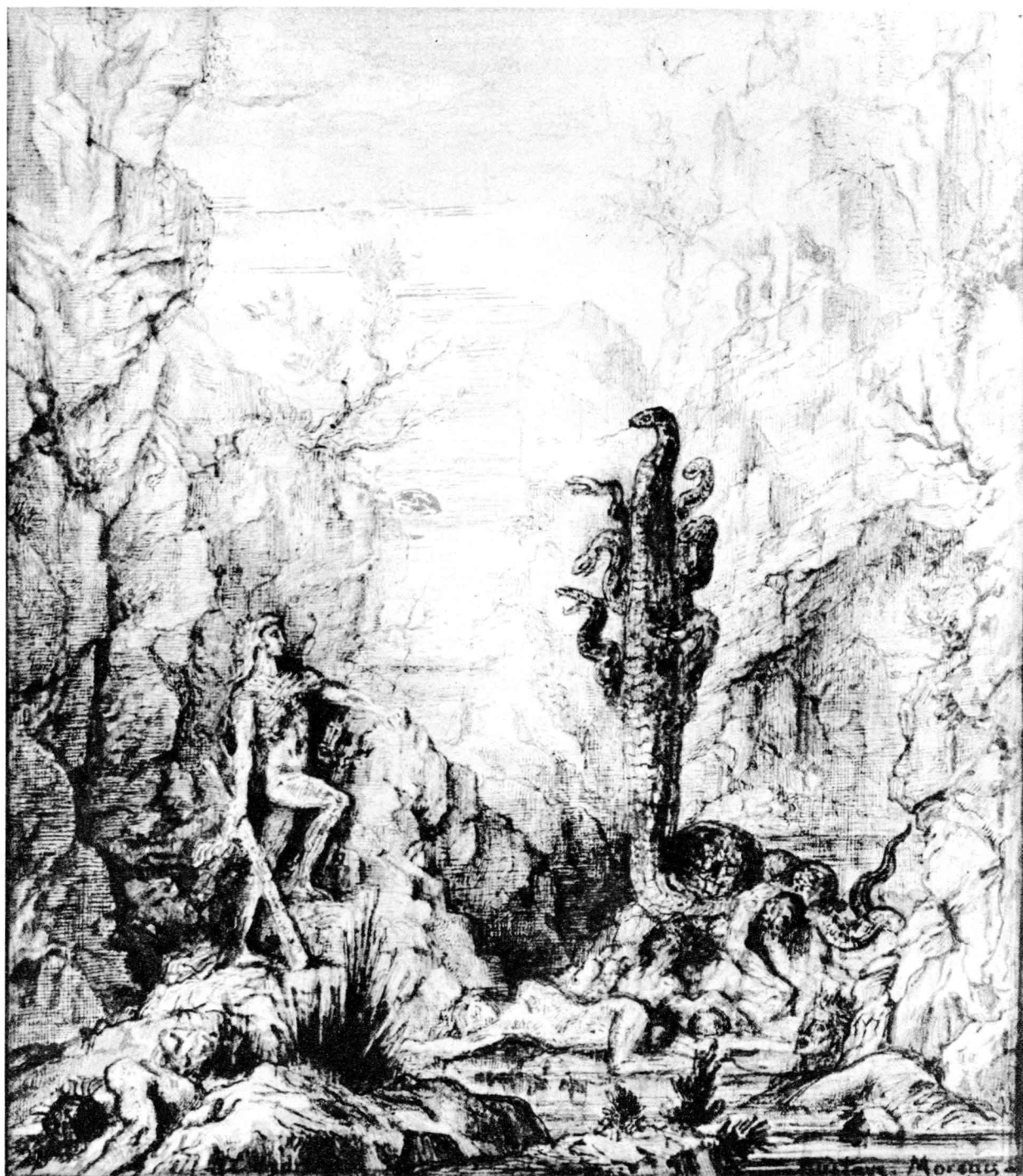
20. 赫拉克萊斯與胡德勒

1876年 21×15cm 鋼筆 Musée Gustave Moreau, Paris

使墨水滲潤在紙上，偶而也會收到特殊的效果。如本作品，就呈現出一種特別怪異的氣氛。本作品可說是摩洛幻想的影像，達到最顛峯的情形表

現。

幻想的特質，是一種暗示力。這種無窮盡的連續線運動，可以將畫面變化成一片混沌 (Khaos)，彷彿在嘲笑着被配置得十分規矩而有秩序的事物般。這種情景，可以說是不定形引發出來的魅力，而且也是來往於事物之間的動力表現。



21. 赫拉克萊斯與胡德勒

1876年代 18×16cm 淡影，黃色紙

Fondation Wildenstein, Paris

根據摩洛的備忘錄，素描畫面中胡德勒的中間腦袋部分，是以靜止的形態來表現，其他的頭部則表現得十分兇暴。不過依摩洛所言，他所要描繪的主題重點，乃是赫拉克萊斯與胡德勒尚未發生搏鬥之前，雙方所對峙的沉默怒視情形。因此，水彩的魅力便與這個情景有很大的關係，由於水彩畫極度限制色彩的使用，所以不似油彩畫，能給人們留下鮮明的印象（參照插圖11）

